

第二十三回 杜金定兩遭毒手

〔先聲西江月〕調

詞曰：

急風驟雨浮槎，昏昏淚灑天涯。苦海無邊何處岸，禍來兆大嘴烏鴉。無端賣與豪家，可憐慘殺嬌娃。叫絕一聲誰救我，香閨飛出夜叉。

自從玉蓮、洪昆辭樓去後，小姐懸掛在心。日光西墜，獨坐淒涼，不得已到繼母馬氏樓中說其辭，要乳娘作伴說：“母親萬福。”那馬氏做嘴做臉，大語冷言說：“豈敢。小姐姑娘，甚麼香風吹到為娘的樓上來玩玩？”小姐說：“今早小孩兒教玉蓮丫環去了，來稟明母親，請乳娘與孩兒作伴。”馬氏即刻變了臉罵道：“大膽的小賤人，發放總由你，全沒有為娘的在眼裏。秋香丫頭，取家法來！”小姐哭跪在樓板上，秋香說：“家法有了。”馬氏接在手中要打。乳娘跪求說：“小姐年幼，一時失于檢點。老婢子替打罷。”馬氏說：“本該打他一頓，看你老人家面上，饒了他。以後小心些。”乳娘說：“夫人息怒。老婢子送小姐到後樓，略做三兩日伴，就來服侍夫人。”

馬氏說：“老人家，你快些帶他走，拔去我眼中釘。”小姐同乳娘下樓，走著哭著，進了後園門，放聲大哭說：“我杜金定好命苦呀。若是我親娘在，何能受這等凌辱？就是父親在家，也不得至此。”不料秋香隨後跟來，這秋香面丑如鬼，嘴快似水，馬氏腹心以他為最。秋香聽了，掣回頭就跑，到了馬氏樓上說：“小姐哭罵夫人，說甚麼親娘、晚娘。”馬氏大怒說：“來日大早，我定去打死他就是了。”此刻有黃昏時候，小姐哭上後樓，不用晚飯，和衣倒在床上。乳娘勸到三更，小姐說：“乳娘，你睡去罷。”乳娘又安慰幾句，說：“小姐保重些，我睡去了。”

這一夜小姐何曾睡得熟。紗窗早有亮光。昨夜更深，乳娘忘卻關樓門，只聽得樓梯響聲甚急，乳娘問：“是何人？”秋香說：“夫人拿家法來了。”乳娘慌忙披起衣來，馬氏罵：“小賤人，把你親娘叫活了！你膽敢罵我，我特來送了你罵的。”氣沖沖走進小姐臥房，小姐說：“女孩兒何敢。”秋香說：“我昨晚聽得明白，小姐不必抵賴。”秋香是馬氏的小耳朵，又聽他這幾句話，真如火上澆油，氣上加氣，掀開帳門，不住手打了幾十板。小姐痛哭叫苦。乳娘連衣服都穿不全，跑過來跪在馬氏面前說：“夫人暫息雷霆。小姐已責罰過了。請回前樓罷。”馬氏忿忿叫：“秋香隨我來，吃過午飯再來打他一頓。

”小姐直哭到午後，馬氏又來打了幾十板，說晚間還要來打：“定要打死他纔泄我恨。”

此時連乳娘都哭起來了。因出去叫杜府吃工食的船戶周三，教他把船泊在後園門外伺候，又往鐵匠店裏打了把投得園門鎖的鑰匙回來。上了樓，見小姐還在這裏哭。勸了幾句，向晚下雨了，那馬氏冒雨又來打了一頓而去。小姐說：“我不如尋個死，省得這樣受苦。”乳娘一陣心酸，伏在小姐床邊大哭說：“小姐，我看這等光景，家中住不得了。我安排已定，船只現成，請小姐起來，送你到城南親外祖家去躲避躲避。這鑰匙能投得園門鎖就好了。”乳娘扶著小姐，來到後門，卻好開了門，走到湖邊，問周三船在那裏，周三說：“在這裏。”乳娘扶小姐上船，周三問小姐：“夜半往何處去？”乳娘說：“適纔城南陳府送信，說陳老夫人臨危，要小姐見見面。這船繞城一帶天明纔得到麼？”周三說：“要得很。”隨即開船。卻好天明泊到南門碼頭。乳娘說：“小姐請坐在船上，我進城到陳府著轎來接。周三，你小心伏侍小姐。”

乳娘去了，周三站在岸上，正撞著棗核釘說：“胡相公怎這等早法？”胡彪說：“今日是趙懌思大爺常誕，我去道喜的。”這種壞人眼睛最快，看見船上坐了一位標致女子，說：“周三，你大早擺張銀票在船上做甚麼？”這周三原非好人，聽這一句話就會過意來，說：“賣古董的。”棗核釘說：“你想發財。要依我說，你去僱一乘小轎，把這古董抬到東門內趙府，任你要多少銀子都有的。我先去在趙府門首等你。你快些來。”周三大喜，僱了轎子，說明路徑。一會兒轎子到了碼頭，周三說：“小姐請上轎。乳娘走得慢，我們抬著轎去迎他。”小姐從未曾出過門，那裏知道奸計。上了轎子，轎夫抬進城，直向東門去了。乳娘跟著陳府大轎到了碼頭，看見空船一只，不見小姐，周三亦不見了。四處尋覓，毫無蹤跡。連忙回到陳府稟知陳太夫人，差人訪查不提。

且說棗核釘到了趙家，拜過生日，說：“大爺，今日雙喜。”趙懌思問：“怎樣雙喜？”棗核釘說：“大爺拿出兩封銀子交我，稍遲一刻就明白了。”趙懌思吩咐取了銀子交過。棗核釘拿了銀子，走到大門外，那轎子已到。棗核釘說：“把轎子抬到大廳下轎罷。”便將銀子交了周三，開發轎錢。小姐不見乳娘，知道不是陳府，就跌出轎來，要撞死在階石上。轎夫連忙攔住，早有掌家婆走出說：“小娘子不要如此。”強八分扯到裏面去了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猶是米家書畫船，淒淒夜雨渡前川。

誰知打槳驚飛起，誤買鴛鴦哭鄧錢。